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舍尔著

未来趋势

动物交流  
和“语言”

语言家族

书面语

早期语系

社会  
与语言

A  
HISTORY OF  
LANGUAGE

Steven Roger Fischer

语言的  
历史

熊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版权信息

书名：语言的历史

作者：史蒂文·罗杰·费舍尔

译者：熊莎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3-07-01

ISBN：9787521751932

品牌方：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新版前言

语言即生命，它能塑造、改变和分享我们的想法。语言兼具教化与娱乐功能，也能激励和启发人类，它能确定我们是谁，来自何方。语言将母亲和孩子、朋友和同事、亲戚和族人、国家和联邦联结在一起。因为掌握了不断发展的语言，我们人类才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中存活了下来，在这个星球繁衍生息，如今更是开始探索起宇宙星辰。使用语言的能力使我们有别于大自然宝库中的其他生物。

关于这一点，历史的评价清晰而响亮。阿里斯托芬说：“语言给思想插上翅膀。”罗杰·培根说：“语言知识是通往智慧的大门。”塞缪尔·约翰逊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约翰·赫尔德则说：“一个国家除了其父辈流传下来的语言之外，还有别的更宝贵的东西吗？”威廉·冯·洪堡说：“语言对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性绝对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说：“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宝库。”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说：“语言是历史的档案。”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给思想披上了外衣。”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说：“语言是灵魂的血液，思想流淌于其间并从中得以发展。”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说：“语言是唇间美酒。”一句苏格兰盖尔语谚语是这样说的：“人失去了语言也就失去了世界。”一句夏威夷谚语更是一语中的：“语言中见生命。”

然而，语言可不仅仅是人类的特征，它也同样是大自然的纽带。语言并不仅仅“起源”于智人，对此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加以解释。

# 序言

本书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介绍语言的历史，希望能帮助或许只是大致了解外国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的读者，为深入学习专业的语言学做准备。从这一概念上来讲，在开始学习大学或学院的语言学导论课程之前，本书会是一本有用的预备读物。阅读本书并不需要语言学的基础，不了解特定的语言学术语或语言学方法也不妨碍阅读。

本书的主题是宽泛意义上语言的历史，其概述方式与传统的语言史叙述有着极大的不同，不会像传统语言史那样严格描述已知或构拟的人类语言中的语言变化。本书不仅会讨论人类语言，还会探讨动物的语言。本书也将从全球角度简洁明了地讲述“语言”的历史重要性。

本书第一章将从大自然和过去谈起，最后一章则会以科技和未来收尾。这本历史导论也会从宏观问题谈到微观问题：从所有生命体使用的语言谈到灵长类动物使用的语言；从智人大体上使用的语言谈到人类语言的宏观族系；从语言的特定族系谈到我们新全球化社会的语言使用，以及当人类开始殖民太阳系时英语的潜在未来。本书的主题既平凡又独特，是赋予自然世界魅力的一项技能：语言。

人类用“语言”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表达的多方面的意义，连同它的二十几种不同的定义，以及在特定语境中更多的含义，都将随着这本语言历史导论的展开而愈加明晰。现今，“语言”的正式定义也正在经历语义上的改变，“语言”已经不仅仅是智人的专利。我们现在都赞同的一点是，任何时代的任何生物都使用过一些方法，来和其他使用了某种形式的“语言”的生物进行信息交流。语言显然是一种普遍技能。

“某人在某地说出了第一个词，然后，另外某个人就理解了”，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现今，这样的说法可能尤其吸引人。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这种说法所传达的信息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语言并不是从哪里“开始”的，而是以无数种形式经历了上亿年的演化。只有

在这种漫长演化历程的终点，本质上是拟人化概念的“语言”，才具备了现代人类可以明白并能深入理解的形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鸟类、鲸类和灵长类动物身上所做的突破性实验揭示了语言的历史必须包括非人类的语言，原始的语言形式仍然在全世界存在着，现在之所以能为人所认识，主要是因为现代技术能够利用敏锐的监测设备来记录自然界中原本不为人知的沟通方式。

早期，远古人类(hominins，也译“人科动物”)也成了会交谈的生物。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正是人类语言的出现，以及随后人类语言的演化历程。但是，涉及人类语言的一些主要问题尚无确定的答案。例如：什么是“语言”？“语言”与其他智力技能有着何种联系？人类语言与非人类的沟通方式有着何种不同？讲述语言历史的意图之一就是找到这些以及类似问题的答案。

本书并不解决有关语言演化的理论细节问题。我们会谈到这个话题，但只是在讲述整体语言的更宏观历史时对其做一个全球概览。关于一些具体的理论争议，如“词语”的由来、句法的出现等等，参考书目中的文章和著作做了深入的探讨。人类大脑能处理特定的声音信息，这一能力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领域，但可惜这超出了语言历史导论的涵盖范围。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建议我写这本书，我也极其感谢他的这一想法以及他提供的无与伦比的帮助。也同样要感谢利克森图书公司的迈克尔·利曼(Michael Leaman)，他与我诚恳讨论了这一图书项目的细节问题，给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评价和意见。

在此还要专门感谢许多特别的人，他们在我的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事业中以特有的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语言、语言科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深厚知识储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影响、塑造和磨炼了我的语言学和文献学知识与信念。在许多值得提及的人当中，我想要特别表达感激之情的是：伊莱·索贝尔(Eli Sobel，已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拉伊莫·安提拉(Raimo Antilla)、特奥·芬内曼(eo Vennemann)、特伦斯·威尔伯(Terrence Wilbur)、斯蒂芬·施瓦茨

(Stephen Schwartz)、阿瑟·格鲁斯(Arthur Groos)、托马斯·巴塞爾 (omas Barthel, 已故)、H. G. A.休斯(H. G. A. Hughes)、玛格丽特·奥尔贝尔(Margaret Orbell)、布鲁斯·比格斯(Bruce Biggs)、安德鲁·波利(Andrew Pawley)、马尔科姆·罗斯(Malcolm Ross)、罗斯·克拉克(Ross Clark)、雷·哈洛(Ray Harlow)、特里·克劳利(Terry Crowley)、阿尔伯特·舒茨(Albert Schütz)、约翰·夏洛特(John Charlot)和杰克·沃德(Jack Ward)。

在此也要特别感谢琼·艾奇逊(Jean Aitchison), 她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到底应该如何来书写语言。

除此之外,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塔基, 她不仅是我的支柱, 也是给予我光明的烛火。

史蒂文·罗杰·费舍尔

1999年1月

# 第一章 动物交流和“语言”

地球上最早的有机体演化出了能够提供关于物种、性别和意图的信息的原始交流机制，这种信息传递借助的是当时自然界中最为复杂的媒介：化学交流。几百万年来，为了物种的延续，同一演化物种的不同个体间始终需要交流，由此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交流方式。在这种演化过程中，最宽泛意义上的“语言”诞生了。

自然界中使用的每一类语言都是不同的。越往深处挖掘，越会发现每一个物种的交流能力都可以通过对“语言”这一概念做更详尽的定义来区分。

语言最简单的定义是“信息交流的媒介”。这一定义使得语言的概念涵盖脸部表情、动作、姿势、口哨、手势、书写、数学语言、编程（或计算机）语言等方面。这一定义也同样适用于蚂蚁的化学“语言”和蜜蜂的舞蹈“语言”（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两种昆虫同时也在使用其他的交流表达形式）。

语言的这一定义也承认了许多超出人类听觉频率的生物声学信息交流（生命体的声音传播）属于语言。例如，15岁左右的人在正常谈话音量和距离下，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只有十个八度音阶，即听力范围在30到18000赫兹（每秒周）之间。鸟类、青蛙、蟾蜍和犬类的叫声都在这个频率范围之内，但是，其他大部分生物沟通时所发出的叫声低于或高于人类所认为的这个“正常”听力范围。次声包括频率低于30赫兹的声音，例如长须鲸、蓝鲸、大象、鳄鱼、海浪、火山、地震和其他极端天气发出的多种声音。超声则是频率高于18000赫兹的声音，昆虫（地球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类生物）、蝙蝠、海豚和地鼠所发出的声音有很多属于超声。然而，语言远不只是声音的交流。最普遍意义上的语言是生物世界的联结点，只是人类限定了语言的范围。

最近一些有关动物交流的研究试图对物种进行描述，并将动物交流



与基本的生物或社会过程联系起来。<sup>①</sup>尽管在21世纪初，“语言史”暗含的意思还是关于“人类语言的历史”，但它也可能进一步发展，将许多此前未知的语言形式包括在内。许多两栖动物，尤其是青蛙之间的声音交流，在过去的几年里得到了大量研究，虽然人们还是找不到任何有关“青蛙语言”的参考资料。

生物声学也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鱼类，许多鱼类尤其是在产卵期间，会发出代表性的“复合音”。这种“复合音”的第一部分包含了一系列部分重叠的声音脉冲，而第二部分则是快速重复的重叠声音脉冲，这会产生一种类似于“音调”的恒定声波。

例如，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斑光蟾鱼在夜间发出的“嗡嗡”声明显地展现了声音交流的最原始形式，这种声音原本不为科学界所知，直到最近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船屋社区的生活因其饱受困扰，此事登上国际新闻头条。雄性斑光蟾鱼会发出“嗡嗡”声来吸引雌性斑光蟾鱼到它的巢穴中产卵，那巨大且洪亮的声音像极了澳大利亚乐器迪吉里杜管发出的声音。通过收缩鱼鳔上的两块肌肉并振动胃壁，这种声音会持续一个小时，直到雌性斑光蟾鱼到来，这种求偶的“嗡嗡声”才会戛然而止。

一些昆虫也具有明显可以用于交流的发音器官，其中不少会利用超声来进行交流，但科学界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知道这些超声的存在。例如，雄性和雌性飞蛾在求偶期会通过信息素（通过特定腺体释放的分泌物）来进行交流，飞蛾求偶行为的全流程也包括产生超声波。这一最新的研究令人有必要重新思考飞蛾的求偶行为，并更加重视几种交流表达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是，当人们听到动物之间的沟通交流或“语言”时，还是会普遍想到蚂蚁、蜜蜂、鸟类、马、大象、鲸类和类人猿的语言。

---

1. © Donald H. Owings and Eugene S. Morton, *Animal Vo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1998).



# 蚂蚁

已知蚁科物种的数量在1.2万到1.4万种之间，每种都由100万甚至是更多的个体组成，它们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所有可栖息的地方。蚂蚁总数比人类总数多了数万亿。没有一只蚂蚁是孤独的，所有的蚂蚁都能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每一只蚂蚁都可以利用身体语言以及信息素传达至少50种不同的信息。蚂蚁的下颚腺能分泌带有警示性意味的气味，直肠腺内的后肠末端能散发出用于标记踪迹的气味，而其腹板腺内散发出来的气味则会用来呼叫附近的同伴，不一而足。这些具有高度独特性的化学信息和身体语言结合在一起，似乎提供了一个经济型套餐，其中包含了一只蚂蚁个体为了蚁群生存而必须与其同伴交流的必要信息。在这里，语言被简化到最低限度，其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素语言”，有些人也将其称作“地球上的原始习语”。

但是，蚂蚁的语言能力很有可能要远比当前科学所承认的更为复杂。目前所知的这种交流模式不足以解释蚂蚁个体之间的劳动分工。蚂蚁群体之间是如何决定应该拿哪一片树叶的呢？群体组织和合作是如何完成的呢？这一定涉及一个远超目前认知、更为复杂的信息交流模式。除此之外，最近的一项生物声学研究表明，蚂蚁也会利用摩擦发声（鸣叫声）进行信息交流；人们仅了解一些它们发出的声音和超声，而使用这些声响的具体语境仍然不为人所知。无论如何，昆虫学家们现在怀疑，亿万年以来蚂蚁们或许一直都在综合使用信息素、身体语言和声响等手段进行沟通交流。<sup>①</sup>

---

1. © William C. Agosta, *Chemical Communication: The Language of Pheromones* (New York, 1992).

# 蜜蜂

20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动物学家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发现蜜蜂会利用“舞蹈”进行交流，从而证明就算是“微不足道的昆虫”也可以交流关于遥远时空内事物的复杂信息，这一研究结果令世界震惊。觅食的蜜蜂通过“摇摆舞”的方式向同伴描述在巢穴之外找到的食物，它取少许食物样本展示食物种类，以跳180°旋转“舞蹈”的次数表明食物质量，用专为标示距离和方向设计的“8字形”飞行轨迹指示食物所在地。过去，蜜蜂的“摇摆舞”通常被当作动物使用“真正语言”的经典例子。

另有一事实随着最新研究浮出水面，那就是负责觅食的小蜜蜂只会在它们巢穴上方开放的领域内跳舞，而其跟随者只是看着。那些在黑暗巢穴内跳舞的觅食蜜蜂会振动翅膀来产生气流，跟随者在飞了几次8字形巡回轨迹之后，会用自己的触角来近距离“监听”，这证实了蜜蜂是可以听到声音的。随后，跟随者向下挤压身体，突然振动胸部，舞蹈中的觅食蜜蜂的腿部遂可感受到这种振动，从而接收同伴提出的寻求食物样品的请求。这些结合了身体语言、食物交换和声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这些蜜蜂自己的语言。现今，“机器蜜蜂”的实验也表明摇摆舞和声音信息对蜂群间的沟通交流至关重要，如果失去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那大部分的跟随者都会找不到食物。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语言的历史》史蒂文·罗杰·费舍尔.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00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